二曲集

二曲集卷二十一

鄠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墓誌　行畧　墓碣

宿儒泊如白君暨元配王孺人合塟墓誌銘

君諱煥彩字含章泊如其號也按狀白氏之先華州羅文橋人遠祖諱君禮者元季徙同州之戸軍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子孫恪遵先則弗墜祖諱應先好善樂施父諱守綱崇德嚮學娶石氏生四子長希彩次受彩又次燿彩季即君生而端凝聰穎不爲兒戲歆

食知奉親長稍長習書工制舉業有聲試優食餼伯
兄嘗受學長安馮恭定公之門歸而時以其所聞語
君君傾耳諦聽私竊嚮往自是厭帖括息進取一反
之於經玩易洗心詩禮春秋多所自得蓄書之富埒
以西罕儷讐校精詳淹貫靡遺而中遜自將若一無
所知明末鄉先達張太乙武陛海集同志論學君每
會必往又與別駕馬元昭論學于寄園律身愈嚴康
熙戊申偕王省菴肅直迎余至其家執贄執禮甚恭凡
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極矣年皆於余啓

先輩而折節問道雅誼殷篤卽此一念虛冲過余遠甚余對之未嘗不歛衽推先是時紳衿聞風爭造遠邇駢集君適館授餐晷無倦色旣而以室隘不足以容衆慨欲捐貲鼎建書院於所居之左大立講會值時方多事弗果余旣西返君率同志結社切砥格守余說不替不入城市不謁官府務日晏坐一室手不釋卷府丞郝公諱斌擕州東蔡君式虛聆君議論退而歎曰自先生關中文獻州之宿儒也吾得親承謦欬何幸如之以尊德樂道顏其居亦可謂知君矣君

神旺氣充素鮮疾病客秋八月循手書訊余九月初三忽感微恙次日申時整衣冠危坐中庭而卒平生天性孝友事親恭兄怡怡祗奉居親之喪一遵文公家禮仲兄之喪捐五十金以佐其費與三兄出入相偕疾病相依食飲弗離其亡也以己貲治喪營葬痛悼無已徵詩以闡隱德居恒恂恂恭謹舉措以禮擇而後言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物如恐傷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未嘗與人校曲直睦鄉敦舊賑喪卹貧不厭所與游如本川党兩一王思若張敬菴馬立若蒲

城王省庵以道誼相徵逐居家儉樸淡然無營元配
王孺人溫柔婉禮御下有恩先君而逝君日夜痛悼
每食必供如生與同牢喪葬情文兼至聞者歎息君
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寅時卒於清康
熙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申時壽七十有八孺人生
於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十日丑時終於康熙八年
八月二十五日未時壽六十有一子孔瑞早夭次子
邑賢庠生娶庠生馬君諱振女病亡繼娶庠生李君
諱長泰女孫乃武孫女某與馬氏出次孫乃文李氏

出醫賢卜以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時葬君於洛西新阡與孺人同壙斬衰持狀謁余丐以誌銘余身隱焉文棄不爲文茲感君與高特破例次其大者而繫之銘

聖遠言湮大道蕪兮惟我與君懷古處兮君胡先逝邈難覩兮形歸宅窆神孰沮兮倘安幽宅承奠於茲土兮

党兩一翁行畧

翁名湛字子澄同州人背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

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以自勗云父從
賢虞生兄淳增生翁獨不事帖括勵志學修根究理
道宋明以來諸儒論學語潛抄密玩日不去手揭其
會心者於壁藉以警策性至孝父患癲家人莫敢近
翁調護扶侍晝夜不離側及埸廬墓三年如一日澹
於營生僅有田數畝躬耕自給即或蔬薪不繼寧餓
寒是甘終弗告艱於人同邪張忠烈公高其行欲贈
扁褒美翁力辭屢恒默坐土室澄心反觀久之恍然
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神氣凝定表裏坦夷

其在家則雍雍于于造次不失規度遇人無長少賢愚一接以誠與子言孝與弟言敬務導之以安分循理嘗慨士習日乖汩没於口耳伎倆原本竟昧昧也於是特向友朋開陳學問之實反覆諄悉娓娓不倦年望八旬而神采映徹無異中年辛丑冬聞余倡道盩厔冒雪履冰不憚數百里訪質所學相與盤桓數日每至夜分未嘗見有惰容其志篤養邃如此卒年八十四署州事郝郡丞諱斌躬親致祭為之豎碑大書理學孝子党兩一先生之墓以表之翁子克材孫

承祖咸從余游承祖弱冠慕道刻意躬修日記言動爲冊自考得失不幸殀亡聞者惜之

朱景含行畧

余邑有兩善士一爲鄉約朱翁諱彩字旭陽一爲先生諱吐光字景含幷操履不苟鑿然前輩典型余年未弱冠即雅慕兩翁時時形親神就兩翁亦不以余爲不肖幷忘年獎余善相勸過相規以古道相成往還弗替旭陽殿治中病殁余躬視含斂周旋喪側比葬執紼下窆清明拜掃其墓者三年

鉼一念及輒潸然不禁然猶幸有先生在居恒互相切砥猶不寂寞乃先生頃亦奄然作古老成凋謝於斯頓盡撫今追昔曷勝哀感謹次先生之槩以爲行畧俾後之知慕先生者有所攷鏡云

先生上世隷軍籍居邑之蘇村世業農有隱德先生生而端愨幼不爲兒戲飲食知奉親長稍長嗜書工制舉業籍弟子員有聲庠校質直行方一私不可干人目爲秀才中包家篤于行誼事親先意承歡自辭受取與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宅食飲務畫地而趨

姘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緇于心而染于躬明末流寇縱横所至屠城陷邑殺掠甚慘先生率鄉人築堡自此一方倚爲保障朔望集堡衆講鄉約以淑其鄉凡有爭訟躬判曲直有王彥方之風晩年勑斷家事究心理道暇則施湯以濟行旅施藥以療貧病懿行粹德不勝更僕當事嘗以孝弟忠信表閭樂善不倦旌廬聞者咸謂名實允符而先生則自是欿然日孜孜以道義從躬惟恐弗及余賦性偏駁動履多錯數十年來毋藉先生剛方之氣律余未逮余未閑閾以

前時詣先生之廬迨杜門以後間迎先生于家歘聚盤桓自癸亥後先生年邁力倦步履維艱余雖不敢數迎而一念嚮往之私則不間晨夕先生卒年八十有八得正而斃天地之正氣終以還之天地而不可留也而其耿耿不磨者足以昭日月而并乾坤此余所以流連追慕而不能已于懷也後之欲知先生者倘其鑒于斯

題唐潔庵墓碣

往余應毘陵駱郡伯之聘寓郡南小悉園一時郡中

諸名賢多過我者而潔庵先生唐翁過我尤勤論古
談心晨夕晤對瀕別繾綣別後見懷十餘年來書問
頻寄不絕緇衣篤好有不可得而形容之者余不知
何以得此於翁身非木石何敢一日而忘翁耶客春
邵子幼節寄音于余俾為文以壽翁今夏楊子雪臣
報訃於余俾為文以傳翁邵子稱翁貧而介隱德隱
操居恒不求人知楊子稱翁坦率諒易任眞而行不
愧三代遺直余未見翁誌銘行實不識翁之生平而
二子皆天下士也其所推許當不謬則翁之為人從

可知矣蓋翁爲荊川公從孫凝庵公從子家學淵源有自其立身有本末不墜家聲有以也夫余感翁惓惓雅誼故因二子之請遥題翁墓而識其由於碣之陰

題楊砥齋墓碣

曩余遊毘陵毘陵有隱君子楊雲臣氏者與余善數爲余言其從兄砥齋先生風節余聞而儀之先生亦不以余爲不肖數顧余寓論學器宇軒昂音吐洪亮余對之不覺斂衽别離以來時縈余思頃先生冢嗣

不遠三千里寄書告訃余始知先生作古讀先生行實及澄江黃君所爲先生傳益悉先生生平盡百行無忝一善難名而其大者脩然塵外蟬脫世榮確乎不拔之操足以慨奔競而振頹風余從遁遡其槩竊附仰止之私若夫先生學問言行之詳自有行實及本傳在余無容贅

題王省庵集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初與本邑畢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

砥密詣既而忽年折節不遠数百里訪余商證關歲
一至至必晨夕聯對盤桓浹月搘恒屏録寂生超然
獨契於擬議之表助忽交融肯迹吟三絶云此道關
心三十年昕明定亂幾千千斐見會得大根處寤寐
何曾離枕邊箇裏包羅坤與乾人心微動便危焉須
矩放下自照合萬古如今無間然大道周流本自然
時行物育復何言天人湛有兩般理今古由來賦予
全自是眞機洋溢操縱由如胸次淨識[illegible]宇如洗而
言視欣然領以年衰日蒸惟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窺無當於

三百四十三字

實際學無歸宿虛度此生念及輒欷歔涕零不自禁曉夜兢兢如履思食渴思飲寒露思衣收攝保任瞬息兆僻庚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翛然而逝年七十五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已恬淡無營獨居未嘗有惰容雖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有一長即欣喜推遜自以爲不及採閱其危微道人爲善刊布廸吉錄僞學禁諸書俾人有所觀感行誼之卓流俗罕儷鄉伯董公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勵余故述書行畧於碑

陰庶覩慕表而興思者有所效鏡云

書張雲巖墓碣

雲巖先生諱鼎文字伊伸常之武進人孝友之行介潔之操坦率樸淳卓有古風究心書史韜光獨詣居恒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之知生平所學未及一試而卒識者惜之余至常或為余述其槩遂式廬再拜題其墓以志追慕之私

題康約齋墓碣

郃陽約齋康君毓德儒操鄉評推重焉闇然獨行君

子也篤緇衣之好與余神交有年其子乃心每過過
庭之日聆君義方之訓語及余輒不啻自其口出乃
心賢而文以風雅著聲闢中人咸爲君慶君覩之欿
然深不欲其僅以文見時介孫茂陵涉川原就余問
學戒空談敦實行動必循禮肯綮出韓恭簡公斂華
就實一變至道本其父蓮峯若人將之父子同心近
代傳爲美談以今觀君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君生平
絕跡紛囂棲懷物外未嘗高談性命而綱常倫紀待
人接物靡不曲盡理道余居恒欽其爲人故於其卒

也特破例大書於碣以表其墓

墓記書後

嗚呼此毘陵邵生哲明墓記也余一見標發愕甚亟閱其記慟甚余方期生大成望生造到乃遽已作古耶余曩遊毘陵生從余學質性謹愿言動舒徐余喜其根器近道語以克復之實與道於心遂日依余側有聞必錄潛體密詣不尚言說衆或論辯生獨寂然余應錫山涇江請沙講學之聘生實追隨辯重老成同儕咸推服離以來余恒縈神以生質既美庭訓又

藏其所成就當不可量詎意一疾不起奄然長逝拋
下人間幽明永隔余將何以爲懷耶撫今追昔不禁
悵惱抆淚書此以識余痛

題達州牧九芝郭公墓碑

公諱傳芳九芝其字也有康濟才以明經承咸寧賢
聲甚三輔諸上官莫不嚴重事多咨決倚若耆蔡歷
署咸寧邠陽澄城長安劇邑神明豈弟卓絕一時所
居民戴所去見思尸而祝之如奉私親及宰富平治
邑如治其家善政善教借行仁言仁聲並入實績奏

最

欽賜袍服齊內召會東川郡邑新復需人字撫遂改
牧達州未幾病卒弗獲究厥施於天下而僅以循良
著識者惜之然容邑中牟穀陽桐鄉皆以邑顯生有
榮稱歿而奉嘗登諸簡冊流馨百世彼其時身不出
都門位卿相而名湮滅無聞者方此何啻霄壤公自
咸寧將奉督撫檄主關中書院修省誌郎與余以爲
已之學相切砥其在富平爲余築室幽阿迎余歘聚
究極性命自是反已入微務敦大原葺愼廬于署揭

四以說自矢其操嚴秪勅如此余不肖承公特達之
知雅意相成受益實宏今知已云亡曷勝人琴之感
謹抆淚遝題公墓前之碣而次其槩于碣陰以誌余
痛若夫履歷事蹟居恒膾炙人口者詳具銘狀傳表
無俟余贅

書太史周澹園墓碑後

余友周澹園穎悟夙成讀中秘書風雅擅長有聲宇
內而自覛歉然惟以理學爲歸宿居恒究心濂洛關
閩之旨潛體密玩不釋于嘗不遠數百里訪余於頻

山上室余時閉關養痾槩不見客辭謝再三執禮彌恭乃啟鑰延入講如之言粹盎之容一見不覺形親神就惟若平生其所商證言言根極理要自是鍼投芥合聞問時通立身行已大體卓然推以及人惟恐人昧所向使交阯守南康督蜀學所至以理學為倡惓惓提撕獎勸引人入勝聞者翕然学化咸稱空谷足音曠世僅見其貽余書有云弟萬里交南兩年星楮凡一言一動莫不奉先生之渠範以為周旋今量叨蜀銜崇教化正風俗乃其常責雖事務紛紜而一念

兢兢自省少一分戕賊即存一分生氣謹試五府一州而人情士氣大有觀感差堪自慰由是觀之則澹園之注措於是乎加人一等矣昔李文達公謂宦途惟薛敬軒以理學爲務今余於澹園亦云關中學脉自呂馮而後久已絕響得澹園注意余方藉爲歲寒盟而一旦溘然吾道益孤之歎曷維其已厥嗣皋蕯請余文其壙中之石余素以此爲戒而道誼同心之雅又不容已乃遥題其墓碑而揭其可挹之大者於碑陰庶觀者知所嚮往

贊

陸孝標先生贊

先生吳之名德也與予針芥相投情逾骨肉

惓惓雅誼予未嘗一日有忘謹贊其槩以志

予感

粤惟在昔衛有武公行年九十其進逾征既底於化

世鑴厥功今也先生大耋既登好學弗衰差堪與并

孝友傳家忠謹律躬如玉在璞如金在鎔駘彼世氛

潛心內瑩辛亥之歲予遊毘陵一一覽爲虐鼻息昇營

先生念我醫藥過從館予於墅氣體漸充身心相訂
緇好彌隆比予言旋千里躡蹤携予君孫靡憚修程
臨岐握手涕泗盈盈我返隴右君老江東別來兆稔
彼此神縈跂予望之斯勿替乎秉燭之明

吳對翁先生贊

先生吳之隱君子也貌古心古學古諸所撰
摛足以凌駕當世而婉美韓歐文古予曩遊
毘陵承先生不鄙忘年折節日就予盤桓高
風遠韻令人穆然有璞玉渾金之思謹贊其

聚以志傾企

世有稱人之學若海也予不謂然而於先生信之世有稱人之養若璞也予所未覩而於先生印之著述之富人弗及也苟奮其才倘或進之大易之蘊蓄昔賢所未能晰也而先生之闡發亶其盡之孔子云先進於禮樂彼何人斯維先生庶乎近之千載而下桓傳有耄而好學繼踵衛武者匪先生其孰堪任之

楊商玉先生贊

余曩遊毘陵承先生不[illegible]日就余盤桓又為

余梓書問世繼以長篇灝別眷戀不覺泫然
惓惓雅誼余未嘗一日有忘欲述先生生平
行履以立傳而地隔吳秦無由悉其詳姑就
先生言貌以贊其槩
於惟先生學醇養靜於俗弗流與物靡競湛定優游
淵澄月映措躬孔潔吐辭維令癯然其貌介然其性
狂瞽之言是採是聽其年茲耄其德茲盛毋勉厥功
聿追前聖

劉四冲先生贊

顒生也晚未獲摳衣四冲先生之門幸得拜
遺像于諸公子處不容無一言以抒追慕之
思謹爲俚語用贊萬一深媿不文聊志渴仰
云爾

有樹厥績于彼遐方有持厥危于彼異壤孰克樹績
桑梓之鄉孰克持危父母之邦首山蒼蒼汝水洋洋
先生之德百世其胡央

王處一先生贊

先生嘗從少墟馮子游學遂識周先璞全節

余小子夙聞其槩方欲覿炙耿光而先生則
已捐館矣聊綴數語以誌嚮往
脫迹聲華潛心正大躬服先進人欽道價矧惟令嗣
庭訓式化伯也掞藻凌山燕許之上仲氏發慧步武
河涇而下試擬先生於誰歟太中韋齋之流亞

觀感錄叙

觀感錄者二曲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慨世人視聖賢太高甘懸不肖卑偷因輯錄古今至卑賤之人而卒自勉勵爲大豪傑大賢人之品者勒爲此書不肖耶讀之則喟然嘆曰仁哉苦心哉先生之爲天下萬世計至肫切而深遠也夫心即天也天即心也無二理也人能盡心之理即盡天之理矣天理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弗克省察之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之由也所以然者以人視聖賢太高視聖賢太高因視道太

難覩道太難因安非道而弗覺甚且日趨日下而陷於禽獸之歸者有之悲夫孔子曰道不遠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耳誠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特在立志不立志耳志立則鹽丁戍卒細匠等人俱可入孔孟之宮牆俎豆千秋志不立則丁卒工匠等人終不脫鹽戍陶細等再生則人役人賤奴則卑腐烟銷不亦大可悲大可畏哉先生憂且閔之與衆爲人立厥榜樣使頑懦鄙嗇之夫覩感而興如寢遽之破酣夢奮

然立志曰爲聖爲賢果非難事不過於入孝出弟日用飲食事物之間時時存心事事體貼則道愈熟之界也進入聖賢之路也近庶不負上天生人之意爾然則斯刻也先生婆心熱腸合盤托出實詔鬼神俟之後聖其誰曰不宜噫乎先生之意抑豈僅爲愚不肖發矇振聵也哉

背

康熙八年孟冬之望

左輔後學張珥題

觀感錄序

先儒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蓋以箇箇人心有良知也良知之在人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不以類而殊無聖凡無貴賤一也試徵之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孺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良凡與聖賤與貴有一之非同乎同則何聖何凡何貴何賤而聖凡貴賤之所以卒分者立志與不立志異也立則不昧本良順而致之便是天則火燃泉達凡即為聖否則任心任滅情移境奪反覆牿亡聖即為

凡而眞貴眞賤之實在此不在彼區區貴賤之迹非所論也昔人有迹本凡鄙卑賤而能自奮自立超然於高明廣大之域上之爲聖爲賢次亦獲稱善士如心齋先生本一鹽丁也販鹽山東登孔廟而毅然思齊紹前啓後師範百世小泉先生本一戍卒也守墩蘭州聞論學而慷慨篤信任道擔當風韻四訖他若朱光信以樵豎而證性命韓樂吾以陶工而覺斯人農夫夏雲峰之表正鄉閭網匠朱子節之介絜不苟之數子者初曷嘗以類自拘哉彼其時身都卿相勢

位赫烜而生無所關死無可述者以視數于其貴賤
爲何如耶譏次其履歷之槩爲以對自狗者鏡竊意
觀則必感感則必奮奮則又何前修之不可企及有
爲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

二曲李顒識

二曲集卷之二十二

觀感錄

後學二曲李顒編次

心齋王先生 盐丁

先生名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業鹽不事詩書以故先生目不知書惟以販鹽為務年近三十同鄉人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於是歸取孝經大學置其書於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

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嘆曰此孔門作聖功夫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朝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好奉佛先生輩古秉禮思以易之令燬佛像崇儒教旣而正德南巡太監儲吉索鷹犬於里横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之報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見太監太監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嚴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先生於上尊顯之先生婉辭謝避焉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手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遂整布如故萬

以歎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頃覺心甚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陽明王公巡撫江西倡明致良知之學四方學者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江西人也聽先生議論詫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謂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汨沒於舉業沉酣於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將就其可否無以學術誤天下即買舟辭親往江西持海濱生刺謁陽明至則由

中甬踞上坐反覆辯論遂縱言及天下事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雖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陽明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遊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陽明然其言先生亦心服陽明坐漸側講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曰某非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陽明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予所樂也乃

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始大悅服竟下拜執弟子禮陽明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為斯人動心矣居七日辭歸省覲便由江西過金陵至太學前聚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為諸君發明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心即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爽然自失大司成汪咸齋延入問先生治何經先生曰吾治總經也聞者悚然至江西日侍陽明會陽明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

聚其門先生爲構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因念與人爲善仁人之心一夫不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於是製輕車將周流天下先詣京師沿途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朝士以先生車服言論悉與時異相顧愕眙陽明聞之以書促歸還會稽自是斂圭角就夷坦嘉靖初陽明起制兩廣卒於師遺孤方二歲內變外釁禍機叵測先生往返數千里經紀其家爲之議姻托孤多方保全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上自當道下至農賈不辭得

聽講人厭其欲有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謂百姓日用條理處便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學者初見先生便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日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生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欬顧盼使人意消巡撫劉節巡按吳悌皆特疏薦聞御史洪垣搆東淘精舍以居其徒御史陳讓按維揚訪先生至泰州滸目不得行乃作詩是先生稱游滸有高儒人品伊傅

匹先生覽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曰何謂也先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吾人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欛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遺其末矣皆小成也郡守托先生門人欲隆禮

敦迎先生謂門人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使其誠能爲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時大人備太宰湛公甘泉祭酒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東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而羅畯元洪先尤數造其榻請益一日述近時悔悟處求正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未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痌瘝淵淵自造明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外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橫柄明日衛民入見因論正己物正先

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巳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巳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巳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因爲大成歌以贈之畧云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蹟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淸奇洪先大喜而別亡何先生寢病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懈詒子注請後事先生顧仲子褧曰汝知學吾何憂又回顧詒子曰汝兄

知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遂卒年五十有八門
人爲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人大學士趙貞吉誌其
墓戶部尚書耿定向傳其事提學御史胡植祀先生
於鄉賢馮天馭置精舍祠祭而定祀典兵備副使程
學博來督撫檄建專祠於州西巡撫王宗沭吳桂芳
各捐俸置崇儒祠祭田大學士李春芳巡撫凌儒撰
祠記總督李燧修崇城尚書孫應魁祭酒敖銑給事
中黃直林大欽戚賢都御史耿定力周采張元沖總
督毛愷廉使倪兗將太常卿郭汝霖巡鹽御史彭端

吾陳過文謝正蒙張九功提學御史楊廷筠宋儀望巡按御史黃吉士修撰焦竑知府朱懷幹推官徐鑾等相繼捐田肖像表章私淑萬曆十三年右諭德韓世能工部郎中蕭景訓題請從祀孔廟二十七年大學士沈一貫郎中田大年給事中王士性復請旨從祀三十七年給事中曹子忭劾析請旨待諡後欽諡文貞四方縉紳凡宦於其地者莫不晉謁瞻禮祠宇以特牲治春秋二祭有永無替

門人王棟曰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

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
其餘則皆樸茂然文之流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
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
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
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嘶起海
濱慨然獨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
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
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
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天臺耿氏曰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於誠孝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實已爲實際廓彼聖途至易至簡儼然孔氏正脉其師表公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也

或問南阜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鄒子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夫靈明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

建明師證之宜其爲天下師也
東溟管氏曰道之至者曰惟仲尼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無所倚焉故耳心齋之學蓋得諸此嗟嗟以泰州一布衣直窺正脈師當代而風後賢彼獨何人也哉彼倚勢傍吻者可以惕然省矣
海門周氏曰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既聖矣乎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

月半此何等悟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任覺中此何等修爲乎陽明子曰此眞爲聖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

顒按心齋先生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洗俗學支離之陋毅然以堯舜孔孟以來道脈自任當是時雨化風行萬衆環集先生抵掌其間啓以機鑰導以固有靡不心開目明霍然如寐得脫如旅得歸門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州朱登刑部郎中董燧給事中聶靜文選郎中林春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承傳其學轉相詔導而布政徐子直布衣顏山農尤最著子直之後爲內閣趙文肅山農之後爲參政羅近溪何心隱近溪之後爲少宰楊復所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後先相繼至今流播海內火傳無盡先生之道彌久彌尊嗚呼盛矣先生嘗謂太

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爲天下國之
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樂學歌有云人心
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示俞純夫云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無所向又無所
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
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皆
本諸此言言透髓字字切實吾人所當服膺也

朱光信 樵夫

朱光信名恕草堰人受廛安豐以樵采易麥糈擇精者供母而累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心齋先生閭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先生聞而奇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適言可省也

道病不求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也恕味其語於心每往必請門熟聽饑取水和糗以食食已樵如初疲則弛所負擔趺坐以息仰天浩歌悠然自得先生門徒或覸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欵語曰諗子雅志願來此爲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恕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茲日出此求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宗爲之給衣食供朝夕如常學使初植數招見之匿不見學

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
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
其卒也耿尚書爲之傳後配享崇儒祠
一樵夫耳乃能若是可見良知自具道非外鑠
彼逡逡畏縮而沒不自振者夫亦可以爽然矣

李珠吏胥

李珠字明祥世居泰州以農民報充州吏事州守王
瑤湖聞學有感遂棄吏從心齋游勇決皆學躬體實
踐入之名聞遠邇士大夫與其爲人爭相褒美珠遜
謝不居惟以導人爲善爲功課一時州縣吏胥皂快

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問者嘆服珠事親極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啓壙得天金錢百緡珠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

道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行辨肯心何論儔類若明祥者可以醫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有益於官民有造於地方匪尠就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韓樂吾 紫匠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居蓬屋三間陶甓爲

生常假貸於人爲蠹蠹坏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居破窰中開樵者朱氏夙從之學朱卒復受業於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倚瓢雙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爲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汝夫汝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薪令織監釀易糈以給朝夕久之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竝诱誨之賴化而善良者以

千數每秋穫畢與群弟子班荆趺坐從容論學數日興盡則挐舟偕之賡歌互咏往別村聚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隨所欲往盡徧所知交而還見者欣賞若群仙嬉遊於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寠人也承明府授餐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饔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恐過濫非寠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寠人無能補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倹家頗積

三百七十字

之果然益敬禮焉太師李公春芳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旦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是時耿尚書定向爲御史典學南畿李公節書屬之嘉奬以廣厲士風耿因致禮加幣且執禮喻之令其必受貞乃受之買牲祭心齋先生祠分胙於其同門後耿廵校泰州謁祠因與貞會耿倜儻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貞不覺拊膺嘆曰安能如儂識此辈子意耶嘗與諸名公卿相會論學間有談及别務者輒

大謀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縣尹累舉鄉飲大賓錫深衣幅巾匾額門閭卒年七十有七建專祠肖像春秋特祀仍從祀鄉賢有樂吾集行世

以陶工而提身號召隨在提撕翕然乎化者至千餘人非其與人爲善之誠烏能如是使士之知學者類皆如韓則斯道何患不若晝日世風何患不若陶唐耶噫

林訥　商賈

林訥字公敏巒德莆田人初卜賈淮陰占者曰此去
平平乃有滄洲林巽之送往賈久之不甚售將歸途
逢韓樂吾聆其語有契於是再拜受學執侍左右隨
之肄陶嘉靖甲寅倭寇圍城公就燼無所歸卒業於
仲子獨得其傳偕學游何老向忘倦年八十有四卒
於東臺場門人劉源宅王嘉第王元鼎等為之持服
治喪謀葬安豐里配李崇儒祠

斯人 顧竹

韓氏 風

夏雲峰 豐人

夏雲峰名延美蔡昌人素事耕稼聞心齋之風而慕之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止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苟不能自信本心勉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壯

者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吾反身細求理欲假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論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延美憫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聞者髐然有省是時士大夫咸知重學遞迎延美涖會至則因人闢發多所興起耿尚書天臺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亦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耿

爲之慘然及卒四方會葬者甚衆後崇祀鄉賢

夏雲峯奮迹隴畝見地超然行誼轡然擔荷此學甚力焦太史弱侯稱爲挺特丈夫誠哉其爲挺特丈夫也表正鄉閭之言尤見自命之卓噫一農夫乃爾士爲四民之首尤當何如耶

剩夫陳先生 賣油傭

先生名眞晟剩夫其字也泉州人父爲打銀匠攜先生執業主人客爲防先生時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聞賣油者所得日餘二壹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

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須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

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榦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遇

曰泉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太史張元禎比
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
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吳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見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以靜坐爲事卒後十年提學
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道傍以表題曰
大明關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
學副使姚鏌祀於鄉賢

賣油傭自奮自允知行並進爲後儒知行合一
之倡卓哉又有王元章者以牧竪擬于見擯於
父銑策狀佛燈讀之朝暮亦成名儒由斯
以觀迹得當服人人自爲迹所限耳苟忠於道

誕登
奚難

小泉周先生戊辛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徒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公勗以聖賢可學而至示以進修之方段公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

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

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

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作之役則往役

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

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紬繹焉時肅藩有二

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木願除樂籍從周先生學其

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

幅巾爲容成就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

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

名儒應州知州渭南薛思菴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聆其議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段公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詩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棲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又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

濂洙泗脉源源鼓動洛川波風埃斐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何

大復謂先生於段公其始若張横渠之於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蹤訪没於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祟祀鄉賢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思菴秦州王爵

按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關洛闕絶韶以振頹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每晨候門躬掃生揖跽而請教事之唯謹卒得其傳爲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

聞道於莘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筆卒耳甚矣人貴自立也

朱貧士 網巾匠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與妻子織網巾爲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從學少墟馮先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黄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

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衆素諗蘊奇汙嬌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孝廉劉必達聞而異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爲謝蘊奇竟不之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毋毀幾滅性泰

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嵩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僕幾見之者也而懼之者凶以故嘗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泰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術可辯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年五十一以布衣終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爲斂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不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爲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蘊田令思軒梁

○三百七十字

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康憲祥宇李公各捐金
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
莫不咨嗟太息以爲爲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
世所罕覯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

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
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
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爲貧至此不聽講可
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
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

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按天啓間華州有張本德者初習錢戥秤後以
鬻糴為業聞馮先生以學行感遂肄先儒語錄
潛體密玩毅有所會輒衆以告人惟恐不同歸
於善嘗從郝愚齋曾貞予先生學皆嘆許可晚遊
憲副張忠烈公之門禮待有加張之諸子以德
非士流頗怪之張大聲斥曰汝輩名為士流實
不知學渠雖非士流却知學汝輩不以為愧乃
反以為怪耶德聞之愈感勵樂善慕義終身不
倦余自童年聞其人後質之同游諸友信然聊
附於此以示勸

長安弟子穌　潮梓

二曲集卷之二十一終